

# 金上海

(1905-1917)

讲述失意秀才弃文从商、**守护尊严、醒世独立**、成就一代商业巨子的英雄传奇  
再现各方精英实业救亡、决战银业、建立商会、探求现代商业规则的跌宕进程

超级畅销书作家  
**寒川子** 著



独立寒川上

春秋任剪裁

万千凡尘事

随心作安排

(1905-1917)

# 金上海

1

寒川子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上海. 卷一 / 寒川子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6

(“智慧的游戏”系列作品)

ISBN 978-7-5702-0391-8

I. ①金… II. ①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4272 号

## 金上海. 卷一

寒川子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总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出品人 | 周劲翔 公孙无知

项目策划 | 寒川图书 容丞和悦影视传媒

责任编辑 | 张维

助理编辑 | 赵晨阳

特约编辑 | 韩明辉

版权所有 | 寒川图书

装帧设计 | 郭璐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项目统筹 | 赵晨阳

媒体运营 | 刘峥

书名题写 | 张兼维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天津盛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680 毫米 × 990 毫米 1/16

印张 | 21.25

版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327 千字

印数 | 15000

定价 | 42.0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 目 录

### CONTENTS

---

|        |         |         |       |
|--------|---------|---------|-------|
| 第 01 章 | 丁承恩筹设商会 | 鲁俊逸衣锦还乡 | / 001 |
| 第 02 章 | 道不同挚友豪赌 | 运未济中和认输 | / 017 |
| 第 03 章 | 伍挺举邂逅葛荔 | 甫顺安当街受辱 | / 037 |
| 第 04 章 | 劫鲁家章虎失风 | 遭报复伍家蒙难 | / 059 |
| 第 05 章 | 伍傅氏卖镯筹款 | 伍挺举孤注借贷 | / 083 |
| 第 06 章 | 杭州府科举梦断 | 上海滩大佬斗法 | / 107 |
| 第 07 章 | 大小姐情丝萌动 | 甫顺安更姓换名 | / 129 |
| 第 08 章 | 二大佬竞争会长 | 鲁俊逸进退维谷 | / 147 |
| 第 09 章 | 试才具俊逸问对 | 学跑街顺安得志 | / 163 |
| 第 10 章 | 挺举遇闹米粮店 | 俊逸被掷风浪尖 | / 187 |
| 第 11 章 | 清虚观挺举问卦 | 查府院俊逸跪霜 | / 207 |
| 第 12 章 | 藏香书顺安生心 | 出老千章虎历险 | / 229 |
| 第 13 章 | 因洋妞结缘天使 | 撑谷行力助茂记 | / 249 |
| 第 14 章 | 商场凶险初战挫 | 南洋饥荒捉商机 | / 269 |
| 第 15 章 | 狂收米独战米行 | 比定力挺举力挺 | / 297 |
| 第 16 章 | 洋行购米出天价 | 挺举义卖赢尊严 | / 317 |

## 第 01 章

### 丁承恩筹设商会 鲁俊逸衣锦还乡

二十世纪之初，确切地说，是一九〇五年的又一个闷热夏夜。

风几乎没有，云遮住太阳，申城里里外外，潮得腻人，空气犹如吸饱水汽的海绵，抓一把就能捏出水滴来。大人孩子，即使坐在屋檐下一动不动，周身也会渗出一层黏糊糊的液体，将衣服粘贴在皮肤上。

坐落在申城老城厢区的沪南钱业公所却是又一番景象。公所外面，如临大敌，清兵荷枪实弹，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公所里面，张灯结彩，靠近后庭园林处的新建戏台上，光影交错，刘关张三英正在紧锣密鼓地大战吕布，枪刀剑戟四般兵器轮番舞将起来，原本宽绰的戏台顿觉小了。

正对戏台的主包厢里，大清工部左侍郎丁承恩正襟危坐，双眼微闭，手拨佛珠，嘴唇微动，似在听戏，又似在咏经。他的旁侧，花枝招展、顾盼生情的如夫人一手轻挽丁大人手臂，另一手摇动羽扇，不紧不慢地将阵阵微风送入丁大人的官袍。丁大人之侧，是上海道台大人袁树勋，如夫人之侧，是泰记账房总管车康。四人身后，站着四个膀大腰圆的便衣汉子，无须多问，他们是丁大人的贴身保镖了。

锣鼓声急，喊杀声密，群英战至酣境，各包厢里的注意力全部凝聚在舞台上，谁也不曾注意到几个黑影正悄无声息地从不同方向缓缓移向丁大人所在的包厢。两个伺候茶水的也从左右两侧，分别踏上二楼包厢的楼梯。

一个送茶水的走向斜对丁大人的包厢，在一个头戴西式毡帽的富家小姐案前斟上茶水，低声说些什么。小姐没有应声，眼睛却瞥向剧院下面正

在移动的几个黑影，缓缓端起茶碗。

小姐把茶碗移到面前，掀起碗盖，似在嗅香。

舞台上，锣鼓声更密，喊杀声更紧。小姐冷冷的目光瞥向丁大人，见他依然故我，拨珠念佛。他的包厢里略起动静，似乎是侍奉茶水的敲门求进了。

小姐瞄一眼楼下渐渐到位的几道黑影，正要翻转碗盖，斜刺里猛又蹿出一道黑影，静如鬼魅，快如闪电，于眨眼间蹿到正面，轻舒猿臂，在小姐不无惊愕的目光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掷出利器。也几乎是同时，如夫人纵身扑向丁大人，发出“啊”的一声尖叫，扇子落地。

剧场大乱。

刺客如猿猴般跳到一侧，夺路而逃。包厢里的四个护卫，两个护住丁大人，另两个纵身跃下包厢，掏出短枪，朝天啪啪两响，紧追而去。与此同时，富家小姐纵身跳下包厢，与几个黑影疾步冲出。

清兵与警察迅即四下包抄，将沪南钱业公所围个水泄不通。刺客慌急之下迷路，正在冲撞，被富家小姐一把扯住胳膊，引向一处矮房，腾身上房，在七八个黑影的掩护下，由屋顶跃至围墙，伺机冲出，隐没在老城厢那错综复杂的巷子里。

刺客在众人裹胁下，七绕八拐，来到黄浦江边，见已安全，正要问个明白，不想却被人反手扭牢，带到富家小姐跟前。

富家小姐瞪他一眼，声音冷酷：“说，什么人？”

刺客意识到不妙，这也豁出去了，甩下头颅，挺胸应道：“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浙江湖州人陈炯是也！今日既落你等奸贼之手，要杀就杀，何必多话！”

“哟嗬！”富家小姐绕他转一小圈，声音挑起来，“没想到是条硬汉子哩！”话音一落，猛地揪住陈炯辫子，用力后扯。

陈炯疼得龇牙咧嘴，强力忍住，从牙缝里挤道：“你个黑刹婆，我……我……”

“嘿，这还敢骂本小姐哩！”富家小姐伸出另一只手，两指如利爪般扼住陈炯咽喉，憋得他透不过气来，恶狠狠地数落，“你个莽撞鬼，你个搅事精，你坏掉本小姐大事体，本小姐还没跟你算账哩，你倒先骂本小姐

哩！看我不掐死你！”说着狠劲又扼一下，方才松开。

陈炯脸色乌青，连喘几口，看着小姐：“敢……敢问小……小姐，你……你是……”

小姐看向扭住陈炯的壮汉子：“炳祺，讲给这个愣头青！”

“姓陈的！”任炳祺一字一顿，“记清，今晚救你性命的是坐镇上海滩、号令江浙皖的江湖侠女大小姐！”又朝他膝弯处一顶，“磕头谢恩吧！”

经这一顶，陈炯膝弯酥软，扑地跪下，就势叩首：“陈炯谢……大小姐救命之恩！”

“好了好了，你这个头本小姐经受不起哩！”大小姐眉头一皱，耸耸肩，摆手，“本小姐救你一命，是念你还算一条汉子！记住，要想活命，这就滚出上海滩去，只走乡间小道，莫走大道！”说完朝众人努下嘴，率先走了。

呼啦一声，众人紧跟而去，眨眼间，隐没在暗夜里。

陈炯紧追几步，顿住脚，望着他们隐去的方向，拱手，朗声：“大小姐，陈炯记住你了！”

精心策划的一桩惊天大事于瞬间让陈炯搅黄，大小姐不无郁闷地回到自家院子，推开沉重的黑漆院门，却见一缕灯光隐隐地透出中堂门缝。

大小姐显然觉出不妙，关紧院门，轻轻走向堂门，微微推开一道细缝，见两个老者盘腿对坐于罗汉榻上，一个中年道人端坐于榻下蒲团上，各自闭目。一盏桐油灯挂在墙上，火苗在破门而入的微风下摇摇摆摆。大小姐侧身钻进，蹑手蹑脚地溜向闺房，刚迈两步，身后传出一声重重的咳嗽。

是申经世，金盆洗手的洪门大爷，江湖上敬称申老爷子。

“老阿公，”大小姐吐下舌头，做个鬼脸，一步一挪地走到申老爷子背后，抱住他脖子，小声嗲道，“介晚了，您老，不不不，您几老这还没入定呀！”

“说，做什么去了？”申老爷子黑起脸色。

“小荔子……没做什么呀，这不是……玩去了嘛！”大小姐仍在强撑。

“葛荔，老城厢这都闹翻天了，你还要撒谎？”申老爷子一双老眼逼视过来。

见老爷子叫她大名，且语气严厉，葛荔始知事态严重，声音嗫嚅：“我……我只是去看了一场好戏，有人杀那姓丁的了！”

“胡闹！”申老爷子几乎是在呵斥了。

“老阿公！”葛荔不服，撅嘴犟道，“我哪能就成胡闹了哩？不就是看场小戏吗？姓丁的难道不该杀吗？姓丁的是李鸿章老贼的狗，李贼双手沾满天国血污，他这死了，逃过一劫，难道就不该让这姓丁的补偿一下吗？姓丁的这为清朝鞑子四处蹦跶，东咬西吠，比其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呢，我天国志士，当人人见而诛之！”

“胡闹！”老爷子又是一声。

“你才胡闹哩！”小荔子来劲了，分别指点几人，“你，老阿公，你，阿弥公，还有你，柱叔，你们全都老糊涂了，你们全都苟且偷生，你们全都忘了天国血仇，小荔子……”连跺几脚，小脸血紫，“我瞧不起你们！”

“丫头片子，懂个啥？”申老爷子低斥一句，厉声吩咐，“躺床上睡个好觉，明晨早点起来，耽误老阿公大事体，小心你的屁股发乌！”

“大事体？”葛荔眼珠子连转几转，换上笑脸，凑上来，语气巴结，“老阿公，啥大事体喏？”

申老爷子嘴巴一撇，闭上眼去。

葛荔看向苍柱，转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声音柔软：“柱叔？”

“天国叛逆露头了！”苍柱出声。

“哪个？”葛荔的眼珠子又转几转，“天哪，难道会是老七？”

“什么老七？”申老爷子的老眼一下子睁开，半是责怪，“是你七阿公！记住，他在鲁家，就是茂升钱庄鲁老板宅上，盯住他！”

“小荔子得令！”葛荔欢快应过，叭叭叭三声，每人额头各印一吻，便小鸟一般飞进香闺去了。

重重保护之下竟然受刺，丁大人震怒，责令上海道严查，亲自将如夫人送往英人办的仁济医院。如夫人胸前渗血，当即被送进急救室。丁大人在室外转来转去，焦急地等待。众多陪行人员，尤其是上海道台袁树勋及钱业公所的两大钱庄老板，润丰源查敬轩和善义源彭伟伦，更是诚惶诚恐。事情出在老城厢，且丁大人在钱业公所看戏遇刺，如夫人无论有什么闪失，



他们都吃罪不起。

急救室里却是另一番情景。洋大夫剪开旗袍，惊讶地发现不过是皮外伤，那枚飞镖刚巧插在腋下，被如夫人出于本能反应牢牢夹住，巨大的冲力及利刃伤的只是皮肉，血流不少，却无大碍。洋大夫松下一口气，上些药水，连麻醉药也没让打，就着手包扎。

“Doctor,” 如夫人问道，“is it serious? (医生，严重吗?)”

“No, no, no,” 洋大夫连连摇头，“nothing serious, madam, you're lucky enough, for it hurts only in the skin. (一点儿也不严重，夫人，你太幸运了，不过是碰破一点皮。)”

“Doctor,” 如夫人小声央求，“I'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only you. (医生，我想与你谈谈，只你一人。)”

洋大人摆手，让两个助手退到旁边侧室，看向如夫人。

“I want the wound to be much serious. I will thank you and pay you double fees if you speak to my husband about the heavy wound. (我想让这伤势重一些。如果你对我丈夫讲出这个，我会非常感谢，付双倍费用。)”

“why? (为什么?)” 洋大夫不急了。

“I'm too tired, and I want to have a little rest here. (我太累了，想在你这里放松一时。)” 如夫人给出个笑，显出一脸疲惫的样子。

“I see. (明白了。)” 洋大夫也笑了，打出OK的手势，麻利地将伤口包扎起来，让助手把她推进一间豪华病房，将带血的飞镖放进托盘，端到外面，用生硬的中文对闻声凑来的丁大人道：“你的夫人伤情重，要住院治疗，这是飞镖，请先生收好！”

众人面面相觑。

丁大人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病房，见如夫人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绷带缠到胸部，仍旧昏迷不醒，心头一沉，不无伤感地一手轻握她的纤手，一手转动佛珠，口中念念有词，过了片刻，快步出来，见警察局局长刚好赶到，劈头问道：“凶手可有消息？”

“回禀大人，查清楚了，凶手姓陈名炯，党人，后晌以杂工名义混入公所，属下已封锁沪上所有城门、码头，全城搜查，同时照会租界巡捕房，让他们协助追捕，大人尽管放心！”警察局局长急急应道。

丁大人点头应过，交代道台及众人几句，在众多侍从护卫下，前呼后拥地走出医院。

回到府中，丁大人将自己关进书房，一屁股沉坐于他的紫檀木圈椅里，还没喘过气来，就又瞥见堆在案头的一大摞材料，两道老眉立时锁成两只弓着身子的蜈蚣。

是的，他没有理由不郁闷。李鸿章仙去之后，作为李中堂的两大门生，袁世凯坐镇天津卫，上海滩自然应该他丁某的地盘。然而，由京回来仅半个月，竟就在家门口发生遇刺之事，姓袁的在老佛爷面前将会如何措辞？连自家门口的事体都理不出头绪，老佛爷又会作何想？

更郁闷的是这趟差事。日、俄为争夺东北三省制权在中国领地上大打出手，日方胜出，支持日本的英人趁势照会清廷，依据《辛丑各国条约》第十一款之规定，再次要求续签商约，以期在上海滩及长江沿线商贸战中获取更多惠权。因涉及南洋，朝廷派他为主谈，不料刚一接阵，对方就抛出一连串共二十四款修约议案，且议题之精准、之详细、之实用、之强势，完全出乎预料。在他看来，凡是商约，条款都应模糊才是。显然，英人此番是有备而来，且肯定听取了伦敦商会，尤其是香港商会、上海工部局的具体意见。为应对英方提案，他紧急召集上海滩各家行帮，尤其是钱业公会，要求他们尽快拿出意见，岂料十天之后，他们却拿出这么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正让他心寒。

丁大人一宵未眠，翌日早起，正在院中晨练，襄办进来，待他收功，并足哈腰禀道：“大人，英使马凯先生又在催问，如何回复为好？”

丁大人黑起脸色，袖手回到房中，指着案上的材料：“你看看，就这些东西，你说东，他扯西，根本没有定见，能拿到桌面上吗？”

襄办埋头看材料。

“唉，”丁大人长叹一声，在椅子上坐下，苦笑着摇头，“中国成为这个样子，中国人都怪洋枪洋炮厉害，叫我看，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自己把自己打败了。洋人抱成团，可国人呢，到哪里都是一盘散沙，哪一个都是死死抱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撒手！”

“大人说得是！”襄办放下材料，“关键是眼下，英人在催，朝廷也

在等着，我们……哪能办呢？”

“两军相逢，谋周者胜。”丁大人喝口白水，“修约为头等大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英人在催，因为他们准备好了，我们呢，这是在仓促应战。”

“大人说得是！”

“我想一宵了，”丁大人闭眼，转动念珠，“洋人之所以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不是单个的商人，不是商帮，也不是行会，而是一个统一的商会。我们之所以一盘散沙，是因为我们只有商帮，只有行会，而没有统一的商会。我这就奏请工部并老佛爷，先立商会，再与英人商约！”

“好是好，”襄办略顿一下，“只是，英人那儿……”

“先晾他一阵子。”丁大人再啜一口开水，指指心窝，“告诉马凯先生，就说本大人昨晚受惊，心绪不宁，待过些时日压住惊再说。”

襄办应个诺，转身出去。丁大人打个哈欠，刚要伸个懒腰，外面传来脚步声，进来的是账房车康，抱着几大册子账簿。

“老爷，”车康放下账簿，在书案上挨个排摊开，哈腰禀道，“泰记上半年的账出齐了，共是十二册！”

丁大人膘一眼，闭上眼睛：“不看了，说个大体吧。”

“从账面上看，不尽如人意。汉冶萍亏损严重，几个纱厂业绩下滑，轮船招商局勉强持平，江南制造局略亏，其他几家也都业绩平平，只有如夫人掌管的惠通银行、电报局有较大盈利！”

“纱厂下滑？”丁大人显得很吃惊，“这怎么可能呢？纱厂不是一向盈利的吗？”

“这……”车康面呈难色。

“说！”

“是夫人。去年年底，夫人把三公子调进去了。三公子的事体……”车康顿住话头。

丁大人脸色阴起来。丁大人娶有五房妻室，其中原配夫人守在江苏老家，二、三、四房守在上海，第五房随他住在北京。原配夫人是老人定下的亲，并非丁大人所爱。丁大人立事后，攀上李中堂，娶下中堂侄女李氏。后二老过世，丁大人将李氏扶正，立为夫人，让她主管内政并泰记账房，

让原配守在家乡老宅。原配无出，夫人连生三个公子，可惜没有争气的，尤其是这三公子，吃喝嫖赌俱齐，这又染上烟瘾，交一拨狐朋狗友，干什么败什么，偏又最得夫人宠爱，丁大人每想至此，就头大不已。夫人之后，丁大人又娶三房，但真正让他称心的是这第四房刘氏，也即昨夜替他挡住飞刀的如夫人。刘氏如夫人为扬州道台独女，自幼入读洋人的教会学堂，观念开放，不裹小脚，工于心计，精于经营，丁大人早就让她协助大夫人理财，近年更让她主管惠通银行、电报局等具有时代气息的开拓业务。

“老爷，”车康这又接上了，话中有话，“昨晚的事体，奴才一想起就来就冷汗直冒。没想到如夫人身手介快，眨眼间就……”

“不讲这事体了，”见车康一直在褒扬如夫人，丁大人打断他，“士杰可在？”

张士杰是惠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理，也是丁大人极为器重的金融大才。车康立马出去，使人召到士杰。

“士杰，”丁大人转动佛珠，开门见山，“这召你来，是想听听钱业事体。昨天我到钱业公所，感觉有所变化了呢。”

“老爷讲得是，”士杰拱手应道，“钱业一直在变，但总体格局仍无大动，值得一提的是，茂升号异军突起，跃居第四名。如果不出差错，年底或可名列第三，直追润丰源和善义源！”

“茂升号？”丁大人的佛珠停转，眼睛略睁，“老板可是姓鲁？”

“正是。此人叫鲁俊逸，精明强干，颇有胆识，身为甬人，却是靠粤人发家……”

“甬人，靠粤人发家？”丁大人重复一句，显然感兴趣了，微微点头，“嗯，有意思！”

“老爷，”车康插上一句，“听说姓鲁的牙口壮了，几番从两个大鳄口中抢食，可总是吃到口边就又缩回去了。”

“哦？”丁大人看过去。

“想必是有所顾忌吧。”

丁大人闭上眼去，随口蹦出一句：“那就给他长点胆气，让他试试牙口嘛！”

“奴才遵命。”

单看宅院，就晓得鲁俊逸在上海滩的枪势混得不错。

西江路甚是宽大。前些年法租界向西扩张，法国公董局沿县城北侧向西辟出这条主干道，东西长约十里，宽不下十丈，堪比公共租界中的南京路。

自开辟之日起，此路就成为沪上权贵追捧的黄金地段，前后不过几年，地价就如火箭般攀升数倍。对寻常人来说，能在西江路上拥有一间斗室已是奢求，鲁俊逸拥有的竟是黄金地段里的一座豪宅，南北呈条形，占地近二亩，前后三进院子，西式建筑，中式园林，南北通透，中西合璧，既赏心悦目，又方便实用。

齐伯站在前院的空场地上久久观赏，称赞不已：“啧啧，俊逸呀，没想到你这事体做得介大，盖起介漂亮的宅院，窗上这些玻璃好像是镂花的呢！”

鲁俊逸引他走近那些玻璃，又引他走进门庭里，指给他看大理石地面，笑道：“是哩。那些玻璃，还有这些大理石，全是意大利进口的。人家的工艺好，我们这里的匠人做不出！”

齐伯蹲下，摸摸大理石地面，细审花纹，点头道：“嗯，做工真是精致！”

“齐伯呀，”鲁俊逸笑呵呵地看着他，扯入正题，“昨儿钱业公所出点事体，一直忙活到大半夜，没顾上陪您哩。您这十多年一直不肯来上海，这突然来了，想必有啥大事体？”

“是老夫人。”齐伯缓缓应道，“前日后晌，老夫人捎信予我，要我务必请你回去，越快越好。我一看辰光，班船就要开了，一时寻不到合意人，也是急了，这就自个儿赶来了。”

“啥事体？”

“不晓得。听来人语气，老夫人挺急的，要你马上回去。别是生病了吧？”

“应该不会。”鲁俊逸微微皱眉，“前日有人来，我还问起她来，说是她身体矫健健的。再说，眼下辰光，生意正忙，事体多，我怕走不开哩。”

齐伯望着他，突然说道：“阿秀回娘家了，你晓得不？”

听到阿秀，鲁俊逸的脸色旋即黯淡下来，半晌方道：“晓得了。”

“俊逸呀，”齐伯半是劝导，半是解释，“讲句不该讲的，你别是仍在为阿秀的事体生老夫人的气吧！想想看，你有三年辰光没回家了，这让老夫人哪能个想哩？”

鲁俊逸低下头，没再吱声。

阿秀是俊逸妻妹，俊逸与她姐姐阿芝结婚时，她还不到十岁。阿芝在生女儿碧瑶时亡故，俊逸挚爱亡妻，一直没有续娶。阿秀年岁渐长，音容笑貌越来越像她阿姐。俊逸是极重旧情的人，早晚见到她，就如同见到阿芝，对她关爱有加。阿秀对他先是依赖，后是敬仰，再后生出情愫。前些年里，二人书信频传，俊逸魂牵梦萦，几乎每月都要回老家一趟，为阿秀买这送那，只差捅破最后那层纸。马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死活不允这门亲事，在关键辰光棒打鸳鸯，不顾阿秀苦苦哀求，硬是将她许配他人。俊逸存此芥蒂，连续三年没再探家，只在逢年过节时礼节性地捎回些许贺礼。

对于这场过节，齐伯清楚不过，轻叹一声，进一步解劝：“俊逸呀，老夫人没把阿秀嫁给你，也是迫不得已。你在乎的是情义，老夫人在乎的是面子。大小姐那辰光闹得惊天动地，街坊村邻不知生出多少闲话。这又轮到二小姐了，你让她的老脸面哪儿搁去？”

鲁俊逸正自寻思应对，厅中电话铃响。

俊逸几步赶过去，拿起话筒，听一会儿，道：“晓得了，这就过去。”抬头看向齐伯，“齐伯，你这先歇着，在院里好好转转，我得去钱庄一趟。”

茂升钱庄坐落于老城厢里，位置不错，生意繁忙。柜台前，客户排成一条长龙，手摇各式扇子，或说或笑，一边抱怨天气，一边耐心等待。

鲁俊逸匆匆走进总理室，屁股刚在一张黑皮椅子上落下，协理老潘与跑街庆泽就走过来，哈了腰站在案前。二人跟从俊逸多年，皆是得力人手。老潘年纪五十出头，身材矮胖，慈眉善目，话语不多，言必有用。庆泽跟他刚好相反，身材瘦高，眼珠子贼转，动作干练，能说会道，天生是个跑街的料。

“是为麦基洋行那批货吗？”俊逸掏出随身带的折扇，扇几下，目光瞟向庆泽。

“是哩，”庆泽的腰稍稍直些，两眼盯住俊逸，“一共七家报标，

四家为合庄报，三家为独庄报。独庄这三家，我们算一家，另两家是善义源和润丰源。各家标底也都探到了，合庄报的没过十五万两，善义源十六万，润丰源十六万五，我们十六万三。”

“哦？”鲁俊逸合上折扇，眉头拧起，“连善义源、润丰源也都报了？”

“老爷，”老潘凑前一步，“这批是德国货，质好色全，市场紧俏，所以大家起争哩。”说着拿出一张清单，“这是清单。”

鲁俊逸接过清单，眯眼看一会儿，吸口长气，看向庆泽：“洋行哪能讲哩？”

“在等我们庄哩。”庆泽嘿嘿一笑，“里查得让江摆渡苏负责标底，我把这人搞定了，要他把几家独庄的标底暂先压下，只报合庄的。麦基急等出货，催问几次，他顶不住，这在催我哩。”

俊逸闭眼，一会儿后睁开，看向老潘：“有多少利，你算过没？”

老潘伸出三根指头：“批销，三万两打底；零售，六万两。”

俊逸再次闭目，陷入沉思。

就在此时，老潘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来，老潘回身去接电话，不一会儿复走进来，望着俊逸，略作迟疑，道：“老爷，是泰记车总管，说是……说是要在我们茂升存银十万两！”

“哦？”俊逸显然极是惊愕。

“奇怪，”老潘眉头拧紧，“泰记与我们向无瓜葛，手中更有惠通银行，有的是地方存钱，这……”

俊逸眼珠子连转几转，盯住他：“你敢肯定是车总管？”

“绝对肯定，他的声音我听得出来。”

俊逸长吸一口气，缓缓吐出，转向庆泽：“庆泽，你这就去，报十七万！”

“老爷，”庆泽略是吃惊，“太多了吧？他们的底全摆这里了，我们报十六万六准成！”

见俊逸的脸色沉下来，老潘白一眼庆泽：“老爷讲多少就是多少，有你犟的嘴！”

“好咧，这就去办。”庆泽咂巴一下嘴，匆匆出去。

“老潘，”鲁俊逸微微眯起眼睛，“货到手后，快刀斩乱麻，尽快出

手，在正常售价上把多报的几千讨出来。”说完复又打开扇子，悠然扇几下，见老潘仍旧站在那里，睁开眼，“还有啥事体？”

“老爷，”老潘脸上现出忧虑，“要是我们吃定，必会惊动彭老爷和查老爷。二位老爷都是输不起的主儿。”

“你担心什么？”

“我们……这等于公开向二位老爷叫板，别的倒是没啥，只怕老爷见面……”

鲁俊逸摊开两手，做出一个怪脸，回复显得驴唇不对马嘴：“正要告诉你哩，老夫人病了，我得回趟老家。”

老潘先是一怔，继而豁然洞明：“呵呵呵，这步棋妙。老爷回去多住几日，待回来时，这事体就抖搂干净了。有谁问起，老爷就可推在我身上，好赖是个说辞。”

“是老夫人真的病了，齐伯亲自来叫我。”

“齐伯来了？”老潘有点惊愕，焦急地说，“看来老夫人病得不轻呢！”

“是哩。这就安排晚上那趟班船，包三个舱。”

“三个舱？”

“几年没回家了，动静弄大点儿。”

“呵呵呵，”老潘心领神会，连连点头，“是得给老夫人撑撑面子。”又凑近一步，“老爷，听说前些日周进卿返乡，阵势不小哩，前有鸣锣开道，后是三顶八抬大轿，沿大街抛红包，大人娃子挤破头抢。”

“抛红包？”俊逸显然听进去了，“包什么了？”

“铜钿哪。一个红包五文铜板，从西街一直抛到东街，怕得折合几十块洋钿！”

“哼，”俊逸冷笑一声，“才挣下几个毛钱，就敢这般显摆！”

“老爷，我们得盖他一头。你跟他同住一镇，甬让乡邻们看低了！”

“这样吧，你安排五顶大轿，准备一千个红包，每个红包封铜钿十文。至于其他礼品，照老规矩置办。”

“好咧。”

“另外，单出一张庄票，一万块洋钿。”

“这么多？送给老夫人吗？”



“不是。另有用场。”

外滩四马路一家赌场外面，来上海滩混枪势的宁波小混混儿章虎显然运气不佳，不无沮丧地走出赌场院门，低头沿街闷走，时不时地踢飞路上小石子儿解气。

一个头戴礼帽、醉醺醺的黑衣汉子晃晃悠悠地照面而来，章虎踢飞的石子正中那人裆上，只听哎哟一声，那人俯身蹲下，两手捂在裆部，腋下一只黑夹子扑通落地。

章虎看得真切，心里咚咚急跳，瞄一眼四周，见只有几个路人，遂飞身上去，不顾一切地捡起夹子撒腿就跑。

那人见状大急，狂叫抢劫，勉强追出几步，就又捂住裆部蹲下，只朝大街上大叫不止。见是劫案，行人纷纷避开，章虎一路无阻，连拐几条街道，便闪进一个破院子里，掩上院门，气喘吁吁地靠在门上。

几个小阿飞急迎出来。

章虎匀几下气，抬手将夹子扔给他们：“路上捡个夹子，看看有宝贝没？”

几人围上，一个叫阿青的打开夹子，朝地上一倒。掉在地上的是一把铁物件儿、一串钥匙和两个装满子弹的夹子，并无一文铜钿。

众阿飞现出失望表情。

“阿哥，”阿青略显失望地看向章虎，“没钱，只有这个铁玩意儿！”

见多识广的章虎拿过一看，竟然是把德国造的新式驳枪，乌黑铮亮，既惊且喜，心儿狂跳，小心翼翼地抚摸不已。

一个叫阿黄的顺手摸过弹夹，审看两排子弹，不无惊喜道：“阿哥，这玩意儿好像是真铜哩，拿到铜店没准儿能换几块饭钱！”

章虎夺过弹夹，白他一眼：“什么饭钱？晓得这是啥物事不？”

众皆摇头。

章虎举起短枪：“听说过洋枪没？它就是！”又举下弹夹，“这两排是子弹，一粒就能取你一命！”

众皆惊愕，无不哑舌。

“呵呵呵，”章虎小心翼翼地收起来，“小娘×哩，这叫天无绝人之路，